

坐着火车去旅行

文/茶客妻

《火车向着韶山跑》是一首歌,20世纪70年代小朋友都爱唱。

我这样的农村小孩想象不出火车的样子,连公交车也没见过,偶尔见过的,是围垦时候拉物资的拖拉机,在乡间已是庞然大物。

我对火车的最初印象,就是通过老师教唱的这首歌。歌里出现的火车,给我无限的想象空间——

“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穿过峻岭越过河,迎着霞光千万道……”

童真的声音传递出那种快乐与向往,飞越了时间的局限,拉近了地域的平面。上学路上的我们,对上课的铃声充耳不闻,沉浸在歌声里,仿佛我们就是唱着歌的一员,正乘着飞奔的列车去往神圣的韶山。

火车,就这样来到连汽车都不曾见过的幼小的心田。

小学三年级暑假过后回学校,一碰面,就有人炫耀:我坐过火车啦,从夏家桥坐到钱清。

“火车长不长?”“火车快不快?”“火车大不大?”许多光脚的小孩围着,问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差不多问了一个学期。而对方的回答从开学初的一个字“长”“快”“大”,到学期结束慢慢变成“火车比络麻地还要长”“火车比麦子炮仗还要快”“火车比草舍还要大”。从此,这人就成了同学中的顶流,了不起。

时间进入八十年代,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1981年9月,乡下姑娘有了多个人生的最初

体验:第一次走出县城,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跨进了大学的门槛。

第一次坐火车的情形记忆犹新。

从家里到汽车站,用的是自行车。坐汽车到县城,拖着大包小包下车,待辨清火车站方向之后,朝着西山走去。火车站在西山之西。三五里路之后,火车站棕红色的房子便出现在眼前。

有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女生站在人群后面等车,也是大包小包的。一问,是临安来的,跟我同校不同系,我是中文系,她读政史系。这下可高兴了,一路上有伴不说,到了学校,两人也互有照应。立马,双方都有一种找到组织和家人的感觉。

火车带着我们一路奔跑。黛瓦粉墙,黄稻青竹,快速移向后方,乌篷的白篷的船仿佛静止在河流上,戴着笠帽的农人也缩小成一个黑点。我的脸贴在车窗上,双眼贪婪地盯着窗外,看家乡渐渐远去。文学作品中关于“远行”的描写涌上心头:远远的地方,在河流那边,直到地平线上,一切都是灿烂辉煌;不时有微风掠过,吹皱了平野,加强着光明;一层光辉的薄雾笼罩着整个田间。这是屠格涅夫写在《前夜》里的语言,他的远方是可感的,我的远方不知怎样呢。一缕伤感与不安涌上心头,同伴似乎也有这样的感受,两双眼睛相视之际,嘴角分别泛起勉强的微笑。她带有山核桃,我带有萝卜干,在这第一次乘坐的火车上,我们开始吃这些食品,以抵御不明所以的负面情绪。

大学四年,我们就这样换着吃家乡的特产,有时在宿舍里,有时在操场上,更多的时候是在火车上。

这是我坐火车次数最多的时候,一个学期两次,八个学期,至少是坐了十六次。从第一次的忐忑不安到第十六次的漠然淡然,四年时间,火车已经从歌曲里的神圣转化成了与自行车一样的寻常物件,是交通工具而已。既然是交通工具,那就有许多可以选择的余地了,自驾,飞机,游船,何必坐那沉闷又费时的火车呢,打工人的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啊。

直到又一首关于火车的歌曲唱响。

《坐着火车去拉萨》是2007年出品的国语流行音乐。似乎只用了一夜时间,全国人民都开始哼唱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长,通往天堂的路太难。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去看那美丽的格桑花,盛开在雪山上……

这首歌火了西藏,唱热了一群向往秘境的人。天南地北的人们像远飞的大雁一样,坐着火车去往青海,去往德令哈,去往格尔木,去往拉萨。拍鸟的,读诗的,喜欢藏羚羊藏驴的,大家怀着朝圣的心情又开始坐着火车出游了。

天高地又厚,山高水长流,火车再次用它“又长又快又大”的杰出特点,把活得明白或者不明白的人们安全送达目的地,其中就有一个我。

退休之后,不用朝九晚五上班了,坐着火车去旅游成了晚年的最爱。绿皮火车自有古典的意趣,窗外四季轮转,车内五方杂处,有故事,有世态,众生芸芸,照见自己的内心。一次出行,一次经历,一次成长。

坐火车让我明白,人生就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成长到老”的过程。

天地小寒

文/张锦凯

冬至过后,数九寒天,从“小寒”到“大寒”,天地之间都是:寒寒寒!

冬季的几个农历节气中,如果说“小雪”像一个邻家的女孩,在雪花飘飘中透露出娇小秀美的气质和楚楚动人的天真,那么你喊两声“小寒,小寒”,则可能与裹挟着寒气跑过来的一名单位年轻同事撞了个满怀。不过一个“小”字,总觉得很亲切,或许会化解寒意,心生一丝温暖。对于小寒,古籍《群芳谱》如此释义:“冷气积久而为寒,小者,未至极也。”天渐寒,尚未大冷,故称“小寒”,然而毕竟处在隆冬“三九天”,那可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光。踏寒而行,人心向暖,我从来认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暖意都是天寒地冻里值得拥有的珍贵,尤其是在这“小寒胜大寒”的时节。

小寒时节,冷是常态,暖是心态,在古诗中去邂逅最温情的冬日风景,岁月不寒。形容音乐或言辞庄严,我们常会用到成语“黄钟大吕”一词,而“小寒”遇到“黄钟大吕”又意味着什么呢?唐朝的文学家元稹在《咏廿四气诗·小寒十二月节》中写道:“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拾食寻河曲,衔柴绕树梢。霜鹰近北首,雉雉隐丛茅。莫怪严凝切,春冬正月交。”小寒到了,犹如奏响了“黄钟大吕”,正是宣告春天不远了:喜鹊开始动身要去筑新巢了,准备繁衍后代;野鸡也开始发出求偶的鸣叫声,寻找爱情的春天;翱翔的老鹰向北飞,搜寻和锁定原野上的腐食……天地小寒,而鸟类筑巢、鸣叫、觅食等活动却频繁,也许小寒只是有一张冰冷的脸,却丝毫掩饰不住内心生出的暖,冬春的季节交替就快要到正月进行了,无限春光在前头。

有一种最具诗意的风叫“花信风”,它带着开花的音讯缓缓吹来,让人们知道节令的变化。腊梅吐芳,水仙凌波,一缕花信风吹来,忽闻暗香透,便觉小寒生。开在小寒里的梅花和水仙,绽放的是一种风骨与情怀,“腊梅傲雪,水仙负冰”把寒冬点缀得生机盎然。“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小寒前后正是踏雪寻梅的好时节。独立于风雪之中,斗寒傲霜,“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知是多少人励志图强的座右铭。水仙,水中仙子,花开小寒,虽带“仙气”,却是人间烟火,因为适合室内生长,置于案头、窗台、茶几等处,给人们的寒冬生活平添了一份暖意。家中闲坐,闻着梅香,赏着水仙,品着茗茗,这种惬意的时光能把小寒透出春天的味道来。

小寒,天地虽寒,但每个人好像都自带暖意,这是因为人们在最冷的日子里有着最炽热的期待,梦想将“寒”包欲放,幸福将来得“寒”畅淋漓。小寒时节,大中小学生欢欣鼓舞,“寒假时间”最终确认,静待假期,振翅高飞;小寒时节,家人闲坐,围炉煮茶不知温暖了寒冬里多少情意绵绵的彻夜长谈,用清香的茶水泡一段美好时光;小寒时节,家家户户热火朝天地忙了起来,那阳台上、屋檐下的一排排腌腊制品已经散发出年的气息,空气中都能闻到甜美喜悦的味道;小寒时节,人们正在孕育着新春的氛围,父母期盼的眼神与游子无尽的多思共同将极寒的天气变成了热乎乎的情感……流年辗转,小寒知家暖,人生过往中的那些寒意终会被家中的暖意焐热,并激发出一种澎湃力量,成为新的奋斗起点:穿越寒冬,奔向未来,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天地小寒,人间向暖。用思念、牵挂、关怀、问候去驱散寒冷,总有一些温暖会与你不期而遇,丛生万般春意。小寒安好!

2024,一起向未来

文/刘士帅

翻完台历,合上书,2023年乘着时光的翅膀,飞离我的生活。崭新的一年已经开启。

去年九月,女儿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重点高中。哪曾料想,刚刚踏入高中的大门,便遭遇了求学路上最致命的打击。高中课程的难度远远超出了女儿的想象,特别是理科,不管女儿怎么努力,始终不得要领。女儿的焦虑写在脸上,更写在心里。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关键时刻,我想起了倪萍的散文集《姥姥语录》。倪萍的姥姥,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没上过一天学,不认识一个字,可是在面对人生的种种变故时,一直葆有着豁达的人生态度,而那些朴实的话语中更是透出难得的智慧,让人读来感动和感慨的同时,更有一份源自于心的从容和释然。

面对正值青春期的女儿,我深知过分地说教会适得其反,盲目的鼓励更会在无形中增加她的压力。思忖良久,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决定重拾自己的声音优势,每天下班朗读一篇《姥姥语录》,录好音,配好乐,发布到自己的公众号里,放给女儿听,让《姥姥语录》在潜移默化中助女儿一臂之力。

录音成品出来那天,我有点小兴奋,但内心更多的还是忐忑。女儿晚自习归来,妻子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趁女儿吃“夜宵”的时间,我特意把自己的录音作品放给女儿听,顺便让女儿帮我提提意见。女儿

边吃夜宵,边听我的朗读。“自己不倒,啥都能过去;自己倒了,谁也扶不起来……”《姥姥语录》中的每一篇故事,都有姥姥的精彩语录穿插其间。女儿起初听得有些漫不经心,但我没有放弃,坚持每天更新,准时放给夜归的女儿听,我相信时间的力量,亦相信《姥姥语录》的力量。当然,也包括一个父亲爱的力量。

渐渐地,我发现女儿越来越喜欢听我朗读的《姥姥语录》了,有一天,甚至在她的朋友圈里主动分享了我的朗读链接,还做了特别推荐:“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姥姥语录》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心里,我喜欢姥姥的通晓,欣赏姥姥的豁达。如果你也有过和我一样的焦虑,一样的无助,欢迎收听我父亲朗读的《姥姥语录》。”

女儿的推荐让我平添了不少信心,《姥姥语录》读完了,我又相继朗读了《傅雷家书》《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在这个过程中,女儿也逐渐适应了高中生活,找到了新的努力方向,正在朝着自己理想的大学稳步前行。

在孩子成长的路上,家长一个微小的举动,一次暖心的安排,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新年的阳光下,女儿脸上重新拥有了往日的笑容,那样充满自信的笑容,同样感染了人到中年的我。

2024年,我要和女儿带着希望一起向未来。

草坪音乐会

文/祝美芬

一天晚上,我与女儿在房间里各干各事。忽然传来阵阵麦克风的振荡声与歌声。外面有什么音乐活动吗?女儿去阳台一望,说草坪上在举办音乐会。

于是我俩下楼去观赏。芝加哥的夜晚暗得很晚,虽说早已吃过晚饭,晚上八点钟天还很亮。

门前公园的大草坪上挂起了大屏幕,屏幕前方,有一位女歌手正弹着吉他唱着动人的歌。草坪上已坐了不少人。有些是带了郊游用的帆布折叠椅下来,正对舞台呈弧形摆了好几长排,此时正入神地听着歌;有的则带了休闲地垫下来,几位家人或三五好友坐在垫子上欣赏着歌曲;有一家三口甚至把宠物狗也带来了,狗狗坐在主人身旁,仿佛也在听歌。这位年轻女歌手的音域十分宽广,声音极富感染力,虽然听不懂英文歌词,但也被深深吸引了。

她一首接一首地唱,每一首都唱得舒展动人,歌声如天籁。我问女儿:“这是她与伙伴们自行组织的一个音乐活动吧?”因为我看到舞台一侧有几个伙伴在为这一演唱活动静静地忙碌着。女儿说这是社区音乐会,这位歌手是请来的,她刚才已查过社区的信息了,社区里经常会组织这类活动。她告诉我,这位女歌手是芝加哥一个乐队的主唱。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她唱得这么好!

草坪上陆续陆续又来了很多人,他们大多带了折叠椅与毛毯之类的下来,纷纷加入观赏者队伍。音乐、草坪、听音乐的人们,就在这样一个夏夜汇成一幅生活之画。有音乐有歌声的日子,总是让人欢喜的。经历过疫情的人们,可能更加珍惜这样的生活了。

在草坪的另一半,则活跃着一支小小足球队。一位年轻教练正指导着十来个小男孩踢球,球技显然有高低,玩的是一种快活。有几个蹒跚学步的小女孩受它的吸引,离开了音乐欣赏者的队伍,慢慢地走到了足球区域,在一旁看着,模仿着踢球的样子。此时,草坪边的公园小道上,有妈妈推着婴儿车在音乐声中散步的,也有夫妇坐在公园长椅上依偎着欣赏歌声的……

生活,很多时候是美好的,只要有心去创造,用心去感受。

